

我的小小复习班

金烈侯

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。

我1953年春初从猷东小学毕业,这年宁海中学春季不招生了,要升中学读书,那就得等到七月份去报考宁海中学初中部。从春初到七月份的半年时间,我成失学儿童了。我的不少小伙伴也因此没有再升学,早早地成为劳动者了。我们几个住在东门的儿童因为都迫切想要读书,自觉地组织起来办起一个小小复习班,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不荒废学业,继续学习,准备七月份升宁海中学初中部的考试。小小复习班一共七个人,就办在白石头附近那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龚家大院子里。这是因为我们七个小同学中其中一个叫龚以培的正住在这个大院内。大院西侧二楼的一间房子空闲着,就成了小小复习班的教室。

以培的妈妈很有文化,她毕业于杭州惠兴女子学校,看着孩子们能如此自觉地读书,满心欢喜,就亲自打扫整理房间后,从楼下搬来一张很大的与现在的老板办公的经理桌相似的桌子,通身红漆,再搬来八条椅子,这椅子背部垫部都是藤制的,木架子也漆得通红通红,小同学坐着显

得过于宽大了。这样围成一圈好读书,读书环境实在比学校好多了。

小小复习班的班长自然是东道主龚以培了。他与我同庚反而比我小三个月的年龄,但那时我总觉得他是我们的哥哥的样子,其实恰当地说,是个带头大哥。

带头大哥还真的带了头,他制定出读书计划,排起功课表,宣布学习纪律。学语文时大家默读课文,过了一会儿就让大家找课文中的成语。有一次我找到成语叫“桂影斑驳”,但我却把驳字读成斥字,引起一阵大笑,王同学纠正,大声叫是桂影斑“搏”,我模模糊糊只记得看书时有“驳斥”两字组成的一个单词,原来读书时就不认识这个驳字,都是跳过阅读的。王同学的这一声大叫,让我永远记住这个“驳”应该读成“搏”。

我们还每周写一篇作文,有一篇写“登跃龙山”,我用大白话写流水账,从“今天早上吃好饭步行到跃龙山脚,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……”然后写看到的庙宇,看到的树木什么的,当然鸟语花香一类的成语还能用上一些。王同学写的就不同凡响,他好像有点用古文的样子:“晨起,约行千步,至跃龙山脚,拾级而上……”让小同学看得目瞪口呆,心里暗暗佩服起来。那时隔壁住着以培的姑父姑

母两老,姑母就是宁海最有名的助产医师,我就是她接生的。姑父留着胡子的脸真的活脱脱像高尔基,他带着浓郁的绍兴口音也常过来关心儿童们的自学,他看王同学的作文,常啧啧地称赞起来,不过他说你常看《古文观止》吧。

学地理、历史的时候,先是大家静静地看书,然后相互提问题。小教室的墙壁上贴有买来的“世界地图”和“中国地图”,学地理后,小班长有时叫小同学到世界地图面前,要他指出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巴西和智利等等许多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,还要背出各个国家的首都的地名,我费了好多精力才记住巴西的首都叫里约热内卢,阿根廷的首都叫布宜诺斯艾利斯,要知道,小伙伴从来没学过外文,记这样拗口的名字是非下功夫不可的。

学历史就排中国的朝代,还排明、清两个朝代的历任皇帝的年号。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帮助最大的是学算术,我已读到小学毕业,类似鸡兔同笼一类的算术应用题还觉得很难,完全靠死记硬背公式来做的,在小小复习班里,大家都差不多,糊里糊涂一知半解。小伙伴们就不断地做该类应用题,又不断地讨论争论,后来大家终于都理解了,一理解,学

习上就得到飞跃式的进步。

小伙伴也并不是常在小房间里面读书的,我们常结伴到外面的天地中去玩,如天热的时候到南门外的千丈岩潭或螺狮潭游泳,常到位于北蔡家巷的县总工会去打乒乓球,那时宁海中学大操场有四个装备正规的秋千,我们七个小伙伴都是荡秋千的高手,个个都能把秋千荡到快水平的状态。

到七月份的时候,我们都参加了考试,并且都考取了宁海中学的初中部。

快七十年过去,难忘这孩提时近七个月的经历。来到人世,恍如参与了马拉松长跑,我似觉得人生长跑的起点就在这里。

快七十年过去,牢记着小伙伴的友谊。

快七十年过去,记住高尔基模样的姑父和迎接我生命的龚姑母医师。

快七十年过去,特别难忘记以培的妈妈把我们视为她的孩子,她端来热腾腾的汤圆,每人一碗。她看着孩子们用功读书、活泼可爱,从而露出的满意的微笑,那慈爱的神韵犹如就在眼前。也叫一声妈妈,感谢你关爱在我的人生旅途起步之时。



白首穷经通秘义(下)——储建国与科举文献展

陈剑飞

此外,一批院试、乡试、会试朱卷,有关考场规则的《监临条约》《三场程式》文献,也值得一睹真容。展陈的实物中,还有官方编纂的科举考卷汇编,古时廪生参加院试保结亲供单,参加府试互结三单收据凭证等等,这些文献,有助于全方位了解古代科举文化的系统性,或者说是一个个证据链。目睹这些文献,仿佛时光倒流,让我们回到了古代学子们皓首穷经的岁月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,这些学子除了面壁捻须,还需穿越崇山峻岭长途跋涉,路途上披星戴月,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的脚力,才能到达读书人视为圣地的考场。而在路途歇宿的旅栈里,这些学子做着功名成就的美梦,几十年青灯面壁的奋斗目标,都押向这试场。而中与不中,一

切充满变量,是煎熬等待中的未知数。

“金榜题名时”科举文献展览,还附带摆设了一些与科举相关的什物,有清代精致的“五子登科”青花瓷碗、背面刻有“五子登科”或“状元及第”的铜镜、“五子登科、状元及第”帐钩,绣有“指日高升”“读书成名”“连中三元”字样的钱包等,佐证了科举文化已深入到古代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,铭刻于百姓日用器具之中,成为那个时代朝野上下都崇尚的价值取向。据储建国介绍,他还收藏着刻有科举吉语的铜质、银质花钱百余枚,因展厅限制,此次无法陈列出来。此外,展橱中也摆放了一些与读书有关的用具,如年份久远的四对汉代“砚台研子”、晚清“下笔如有神”高浮雕朱漆笔插、精致玲珑的象牙制砚纸刀、有铜石陶瓷多种材质的各式砚

台、刻有“问政学堂”“十倍山书院”的戒尺、雕有学子捧读图案的花板等等。这些展出器物与文献一起,让观者在橱窗边流连忘返。

还有一件实物不得不提。这是一块长61厘米、宽31厘米,像手帕大小的“丝绸夹带”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有234行、每行约180个字。这四万二千多的文字小如芥粒,得有多好的眼力才能看清楚啊!在薄如蝉翼的丝绸上,把文字微缩到这种程度,古人真的煞费了心机。这丝绸夹带干什么用呢?有人猜测是带进试场作弊用的,也有人猜测是便于随身携带,作温习用的。现在我们抛开用途不说,单就当年书写者的细笔功夫,是怎样了得!

有科举以来,宁海功名最高者为明代探花卢原质,严格意义上说,宁海没出过状元,但“金榜题

名时”科举文献展的展板里,把祖籍在宁海的状元章鋈和出生于宁海的状元洪遵等拉了进来。事实上,一个县域有没有出过状元倒是无关紧要的,重要的是这些科举高中功名成就的学子,在入仕以后做了些什么?人品与骨气怎么样?有没有留下值得后世传颂的事迹与有价值的著作?纵观近当代在各学科有顶尖研究成果的,也未必都是当年的“高考状元”。科举只不过是一种考试的手段,而非达成科研成果与伟人伟绩的符号。这是我看完“金榜题名时”科举文献展所想到的。后人把“金榜题名时、洞房花烛夜”视作人生最美好的一刻,但那也仅仅代表中举学子和新婚夫妇当初喜悦的心情罢了。

红色书香

远山

这是一个父子口耳相传的故事,其中的细节并不完整,但我儿时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自豪的种子。

每一年清明节,父亲和母亲会带着很多祭品去范家村附近的山上扫墓,母亲割杂草,清理周边,上香,点蜡烛,烧纸钱,奉上供品;父亲用锄头挖取一些新土,砍一些新鲜毛竹挂幡;这些事情每一年都是一样的,都没有太大改变,唯一改变的是曾经儿时的我满山奔跑嬉闹,现在长大了,对于清明祭奠先人多了一份敬畏和思念。

范功臣,他是我爸爸的爷爷,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,是在小时候的清明节。从大人口中听到的故事,大都来自前辈的口耳相传,很多缺乏科学的考证,但是关于我爸爸爷爷的故事,却是我至今听到唯一的故事。爸爸口中对这位先人的描述是人高马大,满腹经纶的晚清秀才形象,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,家中还有一些田产,所以并不只依靠劳力养家糊口。在那个清末民初动荡的年代,所有有文化的青年人,无论出身如何,都喜欢出去闯荡一番,或为功名,或为理想。我的先人范功臣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人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为了无产阶级的理想开始奋斗,抛弃家中安逸的生活,选择清贫,主动到偏远的农村深山里进行革命运动。

后来再长大些,我开始主动问爸爸,我爷爷的故事,关于我爷爷,我父亲总是埋怨爷爷太辛苦,家里孩子多,饭不够吃,一开始以为我父亲不喜欢劳动,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,父亲很小就为家庭分担许多,自己挣的钱也大多数上交家里财政,父亲希望爷爷保重身体,不要太辛苦。因此我儿时的记忆里,为什么

爷爷对我最为疼爱,大概也是因为父亲忠实的人品,让爷爷对我这个孙儿格外疼爱。爷爷是农民,也是一名乡村老师,爷爷经常去岔路、桑洲教书,一去就是一周,带上一周的口粮,后来我长大了,从大学毕业,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大学生村官,机缘巧合,我被分配到岔路镇,更加巧妙的是我分到了岔路镇白溪村。在一次清明防火的时候,从与我一起站道口的老人口中得知,他是我爷爷的学生,从他的年纪看来,应该有六十多岁了。自那天之后,我的名字就在全村的老人口中传开,范老师的孙子在我们村里当村官,村里的老人经常会跟我说话,给我送一些麦饼小吃,我也问起了我爷爷怎么样,他们说范老师人很好,经常会分东西给他们吃,回想起爷爷的身影,他是很消瘦的,自己不够吃,却还要分给他的学生,一副老花镜大概有一千度,眼镜框断了就用胶布绑起来。爷爷教书的地方是在山坡上的矮房子,吃住都在那儿,现在已经是断壁残垣了,但是依然让我感到敬畏,爷爷的人品,简朴忠实,两袖清风。

爷爷退休后,父亲进入学校工作,一工作就是四十年,在学校努力工作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优秀老师。后来有一天,父亲拿了一张报纸来告诉我,上面有我父亲爷爷的名字,范功臣,他在1927年被宁海党组织委派到桑洲白岩小学任教,占领学校教育阵地,同年春,中共桑洲支部成立,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里,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偏远的农村渐渐燃烧开来,传递了红色的书香。这时候我对自己家的长辈有了更深刻的体会,红色的书香也会传递下去。

我在党旗下成长

清山界

徐友苗

这是冬季的一个夜晚。我到同村结拜弟兄家里,悼念他86岁高龄老父亲。在满屋前来悼念的人群中,我的视线与可通叔相遇。可通叔是我远房堂叔,我跟他一向都有话缘,那天虽已多时不见,可一碰面,我们就拉起手,找到一处稍显宁静点的位置,促膝长谈。白谈中,我才知道,他最近正忙着给村里的山林清理山界。

“山界”这名词,对我来说已比较久远、模糊,甚至有些淡忘了。但此时从可通叔口中,我却听出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和责任。

多年前,我还生活在西溪老家时,村里人对山界的重视程度,绝对不亚于今天的“学区房”。在老家,抬头见山,低头爬山,赚钱靠山,对乡人来说,“山”就像呼吸一样,必不可少,每年总会发生几起因为山界而产生的矛盾。只是,随着西溪人的移民搬迁,这种依恋大山、向往大山的日子已渐渐远去了,“山界”,也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。

我问可通叔,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起要清理山界了?您都快七十岁了,村里又为啥要叫上您了?

可通叔说,村里的山林山界,主要来自于两个时间段,一种是解放前几户私有的山林,另一种是解放后土改中分来的。由于年份久远,再加上条件限制,关于山界的文字记载和图纸画得比较粗糙,极易与邻村产生纠纷。这山林是村里的主要财富,也是上代人传下来的“宝贝”,我们有责任要保护好。现在国家政策好,越来越重视山林保护,老百姓得到的补助也越来越丰厚了。所以,趁着我们这帮老骨头还能跑得动,对山界也比较熟悉,把它装装清爽,便于下代人管理。

可通叔还告诉我,村里这次特

意邀请了专业机构的权威专家,实地为我们村的山林、山界面积进行测绘、计算、制图。用文字、图纸的形式,给出最准确、最权威的数据,作为档案保存。为此,他特意联合安苗兄、雅云三人,组成清山界小组。

听罢这席话,我内心有些感动,早年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浮现。可通叔从小历练早、头脑活络,深受长辈的喜爱,多年的上山经历,练就他对山界的了解,算得上是村里的活地图,活字典了。

清山界说说容易,难度却超乎想象,这些山界大小不一,东一块西一块,上一块下一块,像马赛克一样,散落在西溪片几万亩山谷中。尤其是近几年,山上植被疯长,原先的山路早已被封盖、堵死,路影难寻。至于手脸割伤挂彩,衣裤磨破,饥肠饿肚,蚊咬蚂蝗叮等等,更是家常便饭。最凶险的当属水口千丈岩和鸡冠岗一带,那几处山高路险、峭壁悬崖、荆棘密布、苔藓满谷、柴枝交错,一脚下枯叶淹脚踝、鞋底像抹油。每行走一步都要手脚并用,连钻带爬,常常是爬上去一步,又滑落来二步。可通叔等人在找山界时,把吃奶的气力都用上了,才算是爬上了山顶。

对于找到的每一处山界石碑,可通叔他们都要经过一系列动作:先是仔细辨别,随后还要重新加固,并立上小旗杆,做好新的明显标志,为专业的测绘人员,提供可靠准确的方位。

可通叔最后说,他们在出发前就早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心里想着,只要能让一些有争议的山界得到明确解决,村里的3400余亩山林面积不流失、减少,他们再辛苦也甘心,这任务也算是成功了。

我们西溪大庙坪村历来有着淳朴优良的民风,清山界这件事,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。

征稿启事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以散文形式,讲述自己或身边的共产党员的故事,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,雁苍山将推出《我在党旗下成长》栏目,字数要求在1500字以内,欢迎踊跃投稿,投稿邮箱:546784170@qq.com。